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专家、高层智库郑永年权威解读，中国经济2020年如何实现超预期增长，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作者：郑永年

制内市场
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郑永年 黄彦杰 著
邱道隆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2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郑永年，黄彦杰著；邱道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1（2021.1重印）

ISBN 978-7-213-09872-7

I. ①制... II. ①郑...②黄...③邱...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1571号

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郑永年 黄彦杰 著 邱道隆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选题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编辑：吴玲霞 汪 芳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2.75

字 数：432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872-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言

本书既是两位作者长期学术观察的产物，也是我们这个艰难时代的产物。早在十多年前，当郑永年写完《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①一书时，本书就在他的构想当中了。他当然没有意识到，十多年前的那本书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党—国家体制的相关研究。2005年，郑永年结束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若干年富有智益的工作，来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出任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随即启动了一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2010年，这项研究以一本专著的形式问世，书名叫《组织化皇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再造和转型》。^②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最有权力也最缺乏客观深入研究的政党，这本著作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源和当代转型，并分析了在体制内的党和国家以及体制外的社会等领域，党是如何主导国家的。但对郑永年来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还要多。一方面，要完全检视中国国家的转型，就有必要说清楚党领导下的国家所拥有的巨大经济权力，以及在其支持之下的庞大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做出一项具有理论基础、富含历史信息的有关当代制度的研究，将为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的基本制度提供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2008年末，郑永年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所长，黄彦杰加入东亚所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我们两位作者因而相遇，随后启动了这项“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③的研究。在餐叙和下午茶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不停地讨论，也与东亚所的其他同事和访问学者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的担心主要在于，中国史诗般的增长暴露出来的负面影响：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加剧，社会信任基础的侵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以及高速增长的社会代价。我们不能接受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诊断，它们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两个因素：要么是不道德的、具有破坏性的市场力量，要么是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当代问题和辩论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得出结论，有必要在中国的背景下，对“市场”这个概念及时地开展理论上的重构。

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亚太地区时，我们看到中国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一揽子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和失范的社会产生了影响。我们对中国的危机有着复杂的感受：这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冲击，但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再次改革和重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期待着迅速而果断的回应，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部门向经济注入的巨额信贷仍然让我们始料未及。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央企）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投资组合激增。虽然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噩梦般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有意义的社会改革，但是实质性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再平衡计划被搁置了。同时，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信贷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以及令人不安的房地产泡沫。我们对这些变化感到失望，同时也对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知识感到好奇，这两个因素促使我们从历史和当代两个角度，去探寻理解中国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法。

本书的写作大约花了6年时间。从我们最初的探索中诞生的前几章，是有关历史的章节和有关央企的章节。幸运的是，在2011年9月底于哥本哈根商学院举办的关于中国和印度国有部门改革的会议上，我们有机会报告有关国有企业章节的初稿。我们在会上收到了东道主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和其他几位学者的积极反馈。然而，事实证明，其他章节的起草和“制内市场”的概念化，比预期更为困难。我们必须筛选大量的经验材料，并逐步扩大对财政制度、市场改革和国家与民营企业家之间关系的调研范围。与此同时，我们明确了理论部分，清楚地阐明了“制内市场”的观点。到2015年7月，初稿已经完成。当我们在2017年12月完成终稿时，我们已经对书稿进行了三轮修订，部分是为了完善我们的论点，部分是为了回应迅速发展的外部事件。

尽管我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因为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新常态”阶段，即放缓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社会挑战以及艰难的结构改革。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保卫社会，中国不仅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将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很高，结果仍是未知之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令人忧虑的后危机时代里所诞生的任何制度性成果，如果能够持久，都必须与混合经济相结合，其特点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及真正全面的社会保护计划。

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受益于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其他教研机构的同事富有成果的讨论与建设性的反馈。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和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不间断的智力和精神支持。他以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和见解，一直鼓励我们超越主流的关注点，从古老文明及其世界地位变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历史。已故的黄朝翰是东南亚地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的学者，他也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我们还要感谢东亚研究所的许多同事，陈建勋、陈刚、陈抗、郭良平、康端严、黎良福、祁冬涛、钱继伟、单伟、余虹和赵力涛，他们的观点和评论在不同阶段启发了我们。

我们也要感谢其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在新加坡或是其他地方的友好交流中，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有关相似话题的兴趣和研究成果。这些知识交流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特别要感谢贝淡宁（Daniel A. Bell）、柏思德、彼得·诺兰（Peter Nolan）、刘遵义（Lawrence J. Lau）、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黄佩华（Christine Wong）、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林毅夫、林双林、余永定、葛延风、贡森、侯云春、李稻葵、李剑阁、李实、刘世锦、吴国光、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戴慕珍（Jean C. Oi）、白霖（Lynn Whit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和郑在浩（Jae Ho Chung）。

就企业家群体而言，我们与国内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企业家们，尤其是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展开了密集的讨论和采访，并从中获益良多。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在中国经商的个人经验，而且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体制运行的丰富洞见。我们要特别感谢莫道明先生，他是一位在广州和香港做生意的成功企业家，在我们多年的研究工作中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莫道明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企业家。除了和我们分享他丰富的商业经验之外，他还把其他企业家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扩大研究的对象。他的许多洞见都以种种方式反映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了频繁的讨论。没有他们的洞见，我们想要把当代中国的市场—国家关系进行概念化，可能会更加困难。

多年来，郑永年一直参加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按照惯例，出席年会的成员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从举办之初开始，这个舞台就成了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最重要的场合之一。利用这个机会，郑永年与来自跨国公司的CEO们、国际组织的研究专家们的学者们交流观点。在这些人当中，他尤其要感谢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已于2015年去世）、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J. Boskin）、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梅林德（Ricardo Melendez-Ortiz）、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陈启宗、樊纲、卢迈、卢中原、罗康瑞和吴敬琏。

我们还想感谢史蒂芬·阿塞拉（Stephen Acerra）、凯伦·马洛尼（Karen Maloney）、格蕾丝·莫里斯（Grace Morris）、安瓦拉里·沙赫尔（Anwarali Shaheer）、克里斯蒂·巴克（Kristy Barker）和克里斯蒂娜·多伊奇（Kristina Deusch）提供的优秀的编辑支持和指导。凯伦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从本书的初审一直到最后的出版，她一直在为书稿尽心尽力。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他们在审稿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对本研究的支持，特别是杨丽君和姚洁璐，她们无私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对我们的学术追求至关重要。

目录

序言

导论

中国和市场经济

中国和资本主义

中国及其当代经济奇迹

研究计划和主要观点

本书的结构

第一部分 理论

第一章 市场、国家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

西方的国家与市场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

结语

第二章 制内市场：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的国家和经济

帝制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话语论述

‘两种市场’概念

中国的市场和体制

结语

第二部分 历史

第三章 帝制中国的国家和市场

帝制国家、家庭和市场

帝制时期政治经济的常态与非常态

自治和统治

帝国经济秩序的再造

结语：帝制经济秩序的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 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起源：地缘政治、大众动员和国家构建

地缘政治、国家构建与现代中国政治经济

晚清的危机与地方改革：1840—1895年

晚清‘新政’的国家构建实验及其后继者：1895—1927年

党国的崛起与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全面抗日战争和动员经济的年代：1937—1953年

冷战时期动员经济的转型：1953—1979年

结语：当代‘制内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

第三部分 当代机制

第五章 基层资本和市场化：当代市场改革的动力

当代市场化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1978—1994年

全面市场化：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改革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第六章 中间地带：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纽带

当代私营企业的来源

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先行者的私营企业

国家代理模式：国家作为主导行为者

国家吸纳与主导的机制

结语

第七章 货币体制：财政和货币改革及其限度

货币化：改革和结构变革

打造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结构

1994年后的地方金融与现金纽带

结语：货币在‘制内市场’体制和中国社会中的媒介作用

第八章 国有资本：央企和经济主导

‘家庭自留地’理论和国有部门

[国有企业改革](#)

[央企的扩张](#)

[作为财政体制的央企](#)

[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央企](#)

[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央企](#)

[央企的监管困境](#)

[结语：国有企业与国家主导的动力](#)

[总结](#)

[“制内市场”的社会后果](#)

[“制内市场”与中国政治体制](#)

[全球背景下的“制内市场”体制](#)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导论

本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被西方严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在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当中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与冲突。因此，对一些概念进行彻底的重构，将有助于澄清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从而促进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考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虽然我们常常论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在方法论上，我们对问题的研究采取了实证的方法，即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现在又是如何运作的。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欧洲和北美，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漫长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列强，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并将其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①然而，他们的解释始终存在问题和误导。我们认为，要解释中国，必须基于由中国自身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就像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提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那样。

虽然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②尽管如此，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践行着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政治经济理论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将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经验概念化，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探索。而当代中国的转型历程已经超过30年，中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大实验场。有鉴于此，这一努力将整体上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提供新视角，特别是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研究提供新视角，进而提高和深化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考虑到有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对于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这个时代，所有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论问题，都是激烈辩论的话题。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是个谜。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吗？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长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却能够如此有效地应对经济危机？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用于中国。由此，许多国家都不确定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国政策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写这本书有着双重动机：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惑于有关中国发展的两个相关的长期争论，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长期争论。我们认为，理解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可能的未来，关键在于从理论上分析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与结构。由于这项任务的紧迫性，我们的这项研究展示了一种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演变为基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行理论分析的尝试。

中国 and 市场经济

中西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期限最长为15年，以期能在过渡期结束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被分为“市场经济体”（ME）或者“非市场经济体”。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就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体”，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体”的阵营中。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来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进行计算的做法，常常导致对中国出口企业不利的裁决和更高的反倾销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替代国”是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往往被各国当成一种便利的工具，以对付国内竞争对手施加的政治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以来，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自由贸易出现空前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事关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由于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因此它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³⁾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国采取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都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引发了海外观察家之间的持久争论，并且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覆盖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一庞大部门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被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即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但却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时常招致海外的审查和国内的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麦肯锡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例如，中国铝业公司近期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计划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担忧。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打手：它没有私营企业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虽然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但它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的部门。国企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下脚步。⁽⁴⁾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民营化举措，从而大幅缩减国有部门，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企业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例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视为贪婪的私营企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利用它们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被指责在履行这些职能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效率相对低下、过度扩张和政治利己主义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西方未能达成共识。欧美世界就这一问题辩论了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从战略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是通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能够对中国展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希望中国向更加自由和繁荣的正确方

向迈进。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强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在中国内外，那些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数战略经济部门（如银行、电信、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的国有化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里也是常态）中拥有主导权外，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且利润微薄。第二，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民营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促进了西方财富的增长，而中国的出口行业也由于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使社会变得更好，而保护主义则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在那些支持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不难发现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⑤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将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则认为，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事实上，中国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2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剩余状态，其资本力量已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尽管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对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例如，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当时TPP成功缔结，这将是自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它将把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美国和日本）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TPP排除了中国，但却包括了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外界预计，中国可能会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晚些时候加入TPP。^⑥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效仿西方，这样的博弈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一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分歧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计划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决策者理解市场经济的方式一样吗？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大分流”的争论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最终是否会殊途同归？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体。例如，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郑永年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93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